

DUKU

读库

1406

DUKU

读库

1406

主编 张立宪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读库. 1406/张立宪主编.—北京:新星出版社,2014.12

ISBN 978-7-5133-1728-3

I. ①读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

IV. ①I217.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09741号

读库1406

出版发行: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谢刚

社址: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: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:010-88310888

传真: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经销电话:010-80897213

官方网站:www.duku.cn

邮购地址: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邮局67号信箱 100036

印刷: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本:645mm×925mm 1/16

印张:20

版次:2014年12月第一版 2014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5133-1728-3

定价:30.00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;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1-69	村人	吴晓雅
70-103	先生之风	李怀宇
104-140	空乘日志	王 淋
141-145	空姐拍空姐	包 包
146-157	巴西贫民窟纪事	苏克图·梅赫塔
158-174	入土为安	李 辉
175-208	崎岖银幕路：《肖申克的救赎》	徐蕴亮
209-252	点游成金	洪 韵
253-279	明代彩印《西厢记》	张家荣
280-305	川菜	阿狐哥哥
306-317	千杯绿酒何辞醉	骆 滢

村人

吴晓雅

西潘庄是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孙镇乡潘庄村的一个村民小组。

在深圳，找到小西

2008年10月底的一个下午，在深圳梅林路某公交车站，我见到了十九岁的小堂弟小西。认出他，主要是靠直觉，空无一人的站台上，他斜斜地、轻飘飘地立在那里，形容枯槁，面色无华。事先知道眼前这个一米八左右的年轻人无定所，营养不良，但看到他那双从黑色T恤里垂下来的细瘦的胳膊，还是有些吃惊。他也从我询问的眼神中认出了我，试探着叫了一声，便很快把视线躲开了。他短暂飘忽的一眼，除了陌生和羞怯之外，还有十二分的毛躁。我领他走进附近一家小吃店，为他要了一份水饺。他坐在对面，两只胳膊撑在凳子上，用肩膀斜对着我，眼光低垂，表情沮丧，同时又像在生气，因为低着头，黑瘦的脖子显得尤其长。我试着理解他的心情，同时思忖该怎么开口跟他说话。

按道理，我们的关系是很亲的，他是我小叔的孩子。在我五岁之前，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，我断断续续在乡下待了好几年，小叔那时有十多岁，常领着我山前村后地玩。上学之后我随父母到了另一个城市，小学期间的假期，也常常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，和家里人都很亲热。只是再后来的二十多年，毕业、工作，南北隔离，爷爷奶奶相继去世，姑姑小叔也都早早成家生子，联系就很少了，偶尔回趟老家，亲戚多，每家坐一会儿，不过夜就走了。短暂的见面寒暄，每家的具体情况、究竟过得如何，是不大明了的。但陌生归陌生，血缘这种东西是不怕时间打磨的，它有持久的吸引力。

这次，素无来往的小叔从父亲那里要到我的电话，说小儿子小西在深圳，托我找到他，说服他赶紧回家。听了小叔的大概叙说，我也不由得担心起来，答应他无论如何一定办妥此事，劝他别太着急。据说小西两年前出来打工，先到惠州，之后到广州，又回到陕西，在西安某电厂干过一段时间，2008年4月之后不辞而别，再次到了广东。打工第一年，小西不断给家里寄钱，第二年就很少寄了，尤其第二次到广东之后，还不断跟家里要钱，说自己得病了。小叔不知他是真病还是参加了传销，说有病让他回去治，若是传销，要拖住他拉他出来。这些年，人们对传销的恶名和恶果深恶痛绝，我当然也和小叔同样担心。我立即着手找人，结果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糟糕，凭着一个手机号，十分容易就联系上了，接电话的就是他本人。看来，即使参加了传销，他也没有被限制人身自由。由于不明情况，我谎称家里寄来了钱物，让他尽快来取。他当时在关外，听说有钱来，立刻就要过来。一个多小时之后，就有了我们那个下午的见面。

我解释并不是有意骗他，说了家里人的担忧，问他得了什么病，有没有参加传销。他梗着脖子粗声粗气、结结巴巴地说，根本没参加什么传销，“就是病了，他们都不信”。一提到他的父母，也许是因为自己吃了些苦，又不被信任，觉得委屈，他的眼圈红了，眼睛突然蒙上了一层雾，又因为倔强，他强忍住了，那一层雾终于没化成眼泪。说到他的病，他把胳膊伸过来，我仔细一看，有许多指甲大小的青灰色斑点，他说除了脖子和脸，全身都有。我问他为什么不回家治病，他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不想

回！”问他为什么不想回，他不耐烦地抛了一句什么。从站台到小吃店，他没说过几句话，但“妈的”“妈的”不离口。这句粗话，他讲得极不自然，不仅不能显示自己的强大，反而显得可笑。我提醒他好好说话，结果他涨红着脸态度恶劣地咕嘟了一句。我呵斥说，如果再这么没礼貌，那可不行！也许是因为失了脸面，他的脸又刷地一下红了，不知是怒是羞，眼里又起了一层雾。长期营养不良，心情不好，即使是男孩子，也会变得脆弱爱哭，这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我对他说，要哭就痛痛快快地哭，不要动不动就红眼圈，不像个男子汉。他脸更红了，刚才那股子别扭劲收敛了些，下意识直直腰，舒口气，又陷入沮丧。

他在龙岗某电子厂找到了一份工作，是来深后的第二份工，上夜班。他说上夜班白天看病方便。饺子端上来，他三两下就下了肚。他答应先看病，回头就辞掉工作，当晚也不回厂了。到家后，我拿了爱人老齐的衣服来让他换。他洗了澡穿上，裤腰是折了两折之后用皮带扎上的。他瘦得皮包骨头，背上满是色斑。我脑中立刻浮现一个印象，北方，夏天，干燥的地面上，大暴雨降临，打前锋的大颗雨点砸到地面的一刹那，浮土迅速吸收了雨水，只留下一个青灰色的水印。他身上的斑点，就像地面上的水印，一点一点，连成一片。

吃了晚饭，我给小西铺床，他对睡客厅地板毫无意见，其实，铺了竹炭防潮垫，又铺了两层软毯，对一般小伙子没有问题，但对他，我担心会硌着骨头。他说不怕，在厂里还睡光板床哩！一条毯子既当床单又当被单。蚊帐撑开之后，他躺进去试一下，伸伸胳膊腿，长长出了一口气，代替那种焦虑不安的神色，脸上松动出一种想要休息的表情，但很快，他就坐起来出了蚊帐，坐到一旁沙发上。他很不自然，有些手足无措，过了一会儿，问：你说我的病能不能治好？我问医生怎么说，他都进行过什么检查，吃过什么药。他偏了偏脖子，说话又吭吭哧哧的了。

小西说，他的病“八成是中了毒了”。然而，中了什么毒，是不是和工作有关，他也说不清，也没有证据。

按照他的叙述，半年前身上出现色斑，刚开始在腿上，那时刚学会抽烟；抽得不少，还以为是抽烟中毒了。他抽的是“便宜货，烂烟”，就试着戒，半个月之后没有好转，去西安一家医院检查，遵医嘱

内服、外用西药，一两个月后还不好，药断断续续吃一阵子就停下来了。半年后四肢、前胸、后背都出现了青灰色斑，最近一次治疗在深圳龙岗一家医院。

我问他龙岗这家医院的病历，也就是看病时花五毛钱买来的小本子在哪里。他说放在医生那里，“医生说由他保管”，过几天去拆线时就可以拿回来了。拆线？从他磕磕绊绊的叙述中，我听明白，他去的是一家男科医院，医生说他的皮肤问题跟前列腺炎有关，而要治好前列腺炎，需要为他切除包皮。他就在一个星期前做了手术，为预防感染、加快愈合，医院还为他用高级设备进行消毒和理疗，花了两千多块钱，是他几个月打工的积蓄，现在身无分文。

我问医生对他皮肤病的诊断结果、他又为什么去看男科，他说，你是问这病叫啥？……叫那紫啥？——呀，想不起来。他说医院每个周末在工厂附近做宣传，往人手里塞宣传单，他也好几回路过那家医院，“楼新，是大医院”，就进去了，进去一问，医生说治好没问题，就治了。真实情况如此，还是他编出一套说辞应付我，暂且放在一边，我为他眼前的手术担心起来。

当晚九点半，老齐回来了，在我的催促下带他到附近一家正规医院看夜诊。医生确定手术没什么差错，也没有明显炎症，但据小西形容的消毒、理疗之类，医生说，说好听点儿属于过度治疗，人家要赚钱嘛，说难听点儿，关外这一类的医院遍地都是，有钱人和穷人都放过，你自己去看的，又不是人家绑你进去的，就是挨宰，也没办法。他说割包皮是小手术，花不了两千。至于皮肤色斑，跟前列腺没有关系。具体原因，要做一系列检查。

第二天，小西一直睡到九点多还没醒。早餐之后，我带他到附近公园走了一趟，想藉此让他改换心情。他单薄的身体插在宽大的衣服中，走路偏着头，在阳光下皱着眉头眯着眼，懒洋洋的。他说主要是想抽烟，可医生说治病期间不能抽，他戒烟一个星期了，戒烟之后就老觉得没精神。之前他一天抽两包烟，什么便宜抽什么。他对周遭的树木花卉、停在路当中的小鸟飞禽都不感兴趣，我试着和他谈谈南北气候地貌的不同，他说这边“好活”，不冷。又说这里穿的便宜吃的贵，其实也

存不下什么钱。他对自己这次能只身南下并且一路顺利地找到活干很得意，说只要随便找个厂，一般都要人。还说，厂里有很多活都是有毒的，戴上口罩也没用，很多人干不长就跑了。自己这次换了三个厂，倒不是因为刺鼻的气体，而是干着干着就不耐烦了，一不耐烦就想换一家，换一家至少能找到短期的新鲜感。他对在家干农活没有丝毫兴趣，从小就没干过，也不会干，说待在家除了吃住不愁，一点儿意思都没有，出来至少可以多认识些个女生，村里有好几个人都在外面找到对象了。他打工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找对象。我问，在村里找不好吗？他说，谁愿意找村里的嘛。听他的意思，能把外地女孩领回去当媳妇，那才是本事。他说自己有过两个女朋友，现在吹了，并特别强调，是自己先不愿意的。

公园里挂了不少植物标识牌，写明科属产地和形态特征。我有意考考他，让他念出来，结果发现他识字能力只相当于小学二三年级的水平，断句更有问题。他承认自己的那张初中文凭是假的，但强调自己可是念到初二才停学的。他说，工厂里好多没上过初中的，还不是照样弄一张初中文凭。

中饭后，小西给自己洗衣服，手法之马虎和笨拙是同龄人中少有的。下午，我教他洗菜、切菜，他也觉得学家务没什么坏处，很乐意，也很认真。他说自己有个同学在杭州餐馆打工，从淘菜洗碗开始，现在已经能出师做菜了。问他有什么兴趣爱好，他想了想，说不上来。第一年出来，工厂在惠州山里，周围除了超市就是荒地；后来到广州，厂区附近热闹了些，天天晚上出去逛，学会了上网；回到北方，在西安打工的那段时间，离市区近，交通又方便，一有空就进城玩。他在西安某电厂的工作是亲戚帮忙找的——小叔曾在电话里恨恨地对我说，一个月一千八，他却一声不响扔了，跑了。提起此事，小西没有解释，只是龇着不太整齐的牙笑一笑，躲闪着眼光说那活儿很危险。

第三天，上午带他去医院，下午，他去厂里辞工。他午饭后出去，晚上八点多才回来，关口堵车就堵了两个多小时。厂里规定，不满一个月自动离职没有工资，除了自己的包，他一分钱也没有拿到。临出门我给过他一点钱，他在外面吃了顿饭，还了工友二十块。他的包里，

有一条发馊的又小又薄的腈纶毯、一件牛仔上衣、两件内衣、洗漱用具和一包洗衣粉。他从包里拿出一个破本子，问我是不是病历，我一看，果然是，是西安一家医院的。我看了病历，原来他已做过病理检查，但医生并没有注明检查结果。问他病理检验报告在哪里，他支吾说有几张单子，包括验血的，以为没用就丢掉了。

小西该拆线了，本来，若不想和那家男科纠缠，肯定是就近找医院，但小西的“主治”医生已经多次打过电话，以极其“关心”的口吻催促过他，直到这天早晨，还让他尽快回去接受治疗。我很想去看个究竟，老齐有事，我请一位同事开车直奔关外，具体地点小西说不清，只知道在龙岗主干道家乐福的对面，是三二六路公交线的一个站点。打电话问了160的话务员，大概四十多分钟以后，我们就到了。

这家医院在立交桥旁边，是一栋崭新的六层楼，从外观看，和深圳城中村的民房无异，只是周围空旷一些。像其他刚开业的场所一样，张挂条幅，悬拉彩带，门前停着几辆前来捧场的簇新轿车，而楼顶颜色醒目的某某男科几个大字，隔好远就能看得清楚。进去之后，不像一般门诊有挂号收费窗口，倒像是酒店的大堂，陈设着沙发茶几等，服务台前坐着两位年轻女孩子，像是咨客，其中一个迎上来，看到小西，似乎认出他来。小西的主治医生在三楼，我们进去的时候，他正和另一个医生聊天。我自称是小西的家长，他先是一怔，也并不理会我们，对小西说，哎呀，这些天你怎么不来，不来伤口会发炎的，发炎可就不好办了。他在帘子后面为小西做了“检查”，表情为难，判断发炎厉害，今天只能拆一半，先治疗一下。我说先看一下他的病历吧。看到病历上诊断结果是紫癜，消炎药之外还注射过激素。医生没等我们说话，就对小西说，你看，你身上的斑比刚来那几天浅了，再坚持一个多月就差不多了，还交代他交费时把拖欠的几百块钱也补上。

打激素当然有褪色的效果，可是对皮肤病有害无益。因为事先已经在市医院排除了紫癜的可能性，同事在一旁忍不住了，他口气非常生硬：你是皮肤科的吗？你这儿是男科！是不是紫癜不是你这儿做得了结论的。就算是紫癜，也是血液病，你这儿治血液病吗？

那医生拿出病历，说，你看，我写的是疑似，也没说一定就是。

既然疑似你凭什么随便用激素？我生气地问。

同事也质问他，有执业医师资格吗？太不负责了吧？他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小孩容易受人骗！

旁边的那个医生看情形不对，早已悄声出去了。同事这一番老实不客气的话当然惹怒了那个医生，他指点着说，你说话客气点儿，谁骗他了？我的所有证件都在院长那儿。

你自己的证件怎么会在院长那儿？医院会押你的证件吗？

押不押是我们医院的事，与你无关！我们收的每一分钱都有依据，又没强迫他。医生的逻辑是这样的：病人割了包皮，炎症发生率就会降低，也容易治愈，炎症消失了，免疫力自然会提升，免疫力提升，无论什么病，包括皮肤病，当然也容易治了。至于小西是不是有年轻人少见的前列腺炎，或者需不需要割包皮，按照他们医院检查的结果，当然是，当然需要割。

我们到三楼找到了院长。

院长，也就是投资这所谓男科项目的老板，很年轻，西装革履地坐在沙发上，示意一旁的行政主任沏了茶。他说，医生关于疑似紫癜的说法的确不合适，应该道歉，但关于男科的诊治还是很规范的，至于是不是过度治疗，理论依据并不只有一个，现代男科不仅有治疗还有保健功能，收费也不能等同于一般医院。这一番话，可谓态度诚恳主旨明确：退钱不可能，道歉没问题。他大度地说，至于小西拖欠的几百块钱，考虑到小西的经济情况，可以免除。旁边的主任还暗示，既然他们的医院能堂而皇之地开在街上，就不怕小扯皮、大纠纷。这一套说辞是意料之中的事，我们也无心说道了。尤其是，小西本人并无任何反应。当务之急是先拆线。院长做得可谓周到，他让另一个医生为小西看了伤口，断定当时可以拆线，医生让手术大夫给他拆了线，大夫说伤口愈合不错，在主任授意下，又让护士给他做了一次“免费”红外线消毒，“赠送”了一包消炎药。

临走时，院长送到门口，表示要找那位医生好好谈谈，说一定要对患者负责。

从医院出来，同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小西：又不是治性病，你

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你小子是不是在外面乱来了？还是看里面的小护士漂亮？小西龇牙一笑，无置可否。这个同事对医疗的混乱状况十分了解，一路上讨论着这个话题，除了无奈还是无奈。小西心不在焉，失神地瞄着窗外，好像我们的讨论与他无关。

回西安看病

西安的医院比较多，又有几家医学院。老医院、老医生，多少让人放心一些——这当然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推测，我准备带他回去看病。

得知小西并未参加传销，我可以在半个月后送他回去，小叔放心不少，叮嘱我小西身上不可多装钱，提防乱跑不归。其实，小西已经做好了回家的打算。据我观察，他生性顽劣不假，但本性不坏，心性虽然野，属于青春逆反，并非小叔说的胆大妄为，相反，他胆小，没主意。

接下来的两个星期，小西一天一天计算着回家的日子，白天除了时不时摆弄他的手机，有时去买菜，洗好等我们回来，饭后洗碗，收拾厨房。他偶尔看报，把报纸从头翻到尾，看看图片，再看看招聘栏，连标题都不知道浏览一遍，更别说找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了。有时，报纸都拿倒了，他还在稀里哗啦地翻，翻到招聘栏，才正过来看一下。我拿简单的文章让他念，把其中的生字挑出来教他，他很不自在，强忍着学一会儿，无论如何坚持不到半小时以上。他不高兴地说：迟了，迟了，跟不上了……现在学东西太晚了！我说不晚，不识字寸步难行！他辩解说，自己写个信皮寄个东西还是没问题的，为了让我相信，还把家里的门牌号从县到乡到村到组一字不漏说了一遍。他有他的狡黠，见我坚持，他就要心眼，不管有没有学会，他都点头：嗯，嗯，知道了，下一个，下一个……如果我起身喝水或者走动两步，他立刻起身，不失时机地“开导”我：一个人一个性子，不能勉强。别看我不识字，认路还行，不然咋能从家里跑到广东？再说，不懂可以问人么，也不是非要靠认字，而且我也不是完全不认识，看个大概还是行的。

其间，小西接到一个电话，着实高兴了一会儿。村里的一个同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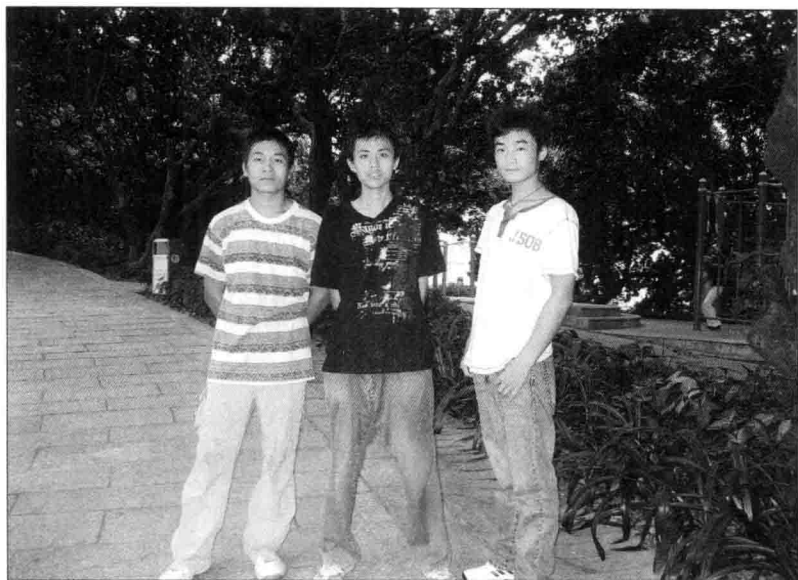
人，叫五丁的，要来深圳，想找工作，要小西等他来了之后再走。小西满口答应，沉浸在意外和兴奋的状态里面。

周末，在深圳火车站西广场，我陪着小西找到了他的伙伴，潘庄村来的五丁和小雷。他们俩每人手里拎着一个包，装些换洗衣服就来了。他们看上去都挺机灵的，一点儿也不像没出过门的。果然，五丁在西安上过几年技校，小雷来过广东打工，他对广东的天气风物比较了解。一坐下来，上菜之前，小西殷勤地倒茶递水，他们很不自在，直说：你不用管嘛！也许是因为想家了，见到他们，小西一直笑得合不拢嘴。吃完饭，我们坐十二路公交车回到了梅林，在梅林二村附近的河背村，还是在小西的探访下，找到了一个干净便宜的私人小旅馆。这家旅馆靠近街边，八十元一个小房间，两张床，卫生间和洗澡间在走廊上。城中村的旅馆难免有猫腻，好在这家在路边上，灯火通明，人来人往的。他们毕竟年轻，又刚来，我叮嘱他们别随便和人搭讪，小雷很老练地说：知道，小心着呢。

安顿好之后，离吃晚饭的时间还早，我先带他们去公园转了一圈。按道理，应该留些时间给他们单独相处，这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年轻人，应该有说不完的话。但事先小西的妈专门打电话来说，让他千万别跟着村里的再跑没影了——五丁他们来，她事先也知道，紧张得不得了。用她的话说，“这伙娃搭着伙儿地跑呢，让他们一拉扯，就不回来了。”我也就不知不觉紧张起来，生怕他们在一起合计什么。

小西让我用手机给他们拍了几张照片，他们在镜头前倒是自然熟练得很，尤其是小西，伸着指头摆POSE，让人想起深圳公园平日里众多的打工仔打工妹。

五丁刚从河南他舅舅家回来。西潘庄和附近的村庄，有些人是外省的移民，像五丁家，他奶奶是河南的，因此，她又做主给自己的儿子，也就是五丁的爸娶了个河南的媳妇。五丁的爸，虎胜，是小叔的好朋友，遇到交通意外，横死村口，这事儿让五丁伤了心，他妈怕他出事儿，就打发他到河南舅舅家去了一段时间。五丁坐在草坪上，说着那段时间舅舅对他的特殊照顾以及他来这里的经过：每天早晨，我还没起床，豆浆油条就给我端来了，活不多，就怕把我累着，好吃好喝的，但



西潘庄在深圳打工的三个青年：五丁、小西和小雷（从左至右）。

不知道咋，我就是不高兴。他们说我不想干就不干，想干就干，不指望我挣钱。我想了想，算了，还是走吧，就回到潘庄村看了下我妈。在家里待不住，我妈也看出来，她给我些钱说，儿子，你要想出去就出去吧，饿不死你，不怕。

看来五丁的妈挺有见识的，河南人比陕西本地人精明。前几十年开始，河南县县村村都有人全国各地跑，适应能力强，就是嫁到外地的农妇，也显得主意多见识广似的。

小雷说到他爸，他爸叫纪文，和大伯家的小儿子是同龄人，是村里的医生，也助理村长干些上传下达的事。他说，他爸他妈都不放心他出来，但又觉得现在不让娃出来是不可能的。最放心不下的是他爷爷，爷爷直到现在还给他掖被角呢。他说：我爸把我送到村口，说：儿子，到了外头，全靠你自己了！

这两个年轻人，靠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好奇就这么出来了，但出来干什么，他们和小西一样，没有目标，听小西说工厂“有得是”，要人的地方“多得是”，尤其是关外，他们就高枕无忧地来了。我建议他

们在关内尤其是梅林一带先找找看，他们一听需要简历照片，说，还不如就到关外有老乡的地方，靠着介绍直接进去算了。

老齐回来已经很晚了，他们和他大大方方打了招呼，聊几句就回去了。小西想去跟他们住一晚，被我阻拦了，也许不近人情，但我觉得听他父母的意见，也只能如此。五丁很会看眼色，对小西说，以后有得是时间，你今天先回去。

当晚，小西在蚊帐里不停地发信息。第二天，小西说他们已经去关外了，第三天，他们就已经上班，好像是在电子厂。小西也归心似箭，一天问几遍：啥时候回？啥时买票？

小西按照这两年来往返打工的习惯，坚持让我给他买了硬座票。他不想让我花钱，一再说，回到家一定让家里人还钱给我。另外，在他看来，买卧铺简直太不划算了，不就是躺一躺嘛？躺一晚多花将近三百，太傻了。

第一天的中午，我们在餐车见面。硬座车厢不通餐车，小西按照约定，停车时从他的硬座车厢下来，找到餐车车厢上来。坐下之后，小西看了看菜单，说，这么贵！我点了两个菜一个汤，简直无法下咽，小西连连说还不如回到座位上吃泡面。说归说，但他还是尽量把菜里的肉吃得一块不剩。他说，在厂门口，有的盒饭看着还行吃着恶心，吃不了几口就扔了，扔就扔了，也不可惜，便宜么。我让他一起来到卧铺车厢，买了碗面给他冲上。对方便面我实在没有好感，但小西却不同，听他的口气，看他的表情，好像那是他生活里唯一能靠得住的好东西。防腐剂、过期面粉之类的信息，对他根本不起作用。我讲了一个从报纸上看来的消息，说某人常年吃碗面，结果在体内查出胃壁上有一层厚厚的蜡质——正是从碗壁上融化下来的东西，他也就一听，根本不往心里去。我想，对他来说，不吃泡面，吃路边两三块一份的盒饭，又能好到哪里去呢？再说，我们在餐车里掏了钱，却也同样没法吃，又何必批判方便面呢？不用看，闻一闻车厢的味道——甚至都不用闻，那种方便面的味道简直就没从车厢散开过，大家除了自带干粮的，谁不靠方便面维持？虽然如此，我还是教给他一个吃泡面的方法，把第一次泡面的开水倒掉，再加味料进去，味料也尽量少放，尤其是那一包粉末状的东西。

他看我扔了调料包，说，呀，可惜了！

停车时，我从卧铺车厢下来，快速走过几节车厢，送他回去。硬座人很多，车厢与车厢之间、车厢走廊上都坐满了人，还没走到座位上，一个女孩子就冲他喊：哎呦，你回来了！你跑哪儿去了？我们以为你丢了没赶上火车呢！另一个女孩也帮腔：是呀，我们好急呀！这两个女孩白里透红的，听口音是南方人。我看不出小西的座位在哪里，直到他在女生旁边拘谨地挤进去坐下来，对我说：你走吧，要开车了。

原来，那两个女生只有一张票，还有一个没补票呢。她们从一上车就想着如何省钱，能少报站就少报站，报得越少补得越少。以前可以混过去，现在不行了，票是一定要补的——有个女生说。

硬座车厢里，打工的农民和刚毕业的学生居多，他们仗着年轻和好体力省钱，省多少是多少，和小西的想法一样。

火车是第二天下午三点多到达西安的。一下火车，在旅馆安顿好行李，就和小西去找为他诊断过的医院。他在城市靠公交车号认路，只要记住坐过哪一路公交车，上了那趟车，在某个站台下来，再按照印象中的方位去找，不会错。他根本不记什么路多少号，他说，记个路名有啥用，路在哪儿你还是不知道。他只凭自己的记忆找，从来不问人。这是第四军医大学的分院，就在灞桥电厂附近。公交车路过电厂时，他指着高耸的烟囱说：看，那么高，我还爬上去干过活，怕得很！

这家医院人不多，挂号没怎么排队，到了皮肤科，排到了一位医生，医生听说他以前来这里看过，还做过病理检查，就看了一下病历，病历上写着无法确诊，他说这就难了，凭他的经验，也看不出是什么病。他说，这两年皮肤病多了，各种各样的，但像你这样的还没有见过。医生开了一盒维生素E，说，先用着吧。

这就很不错了，诊断不了就说诊断不了，至少没有乱开药，一盒维生素E，就算治不了病，也能保养皮肤。

我建议小西再找一下当时给他看过的医生。很幸运，找到了，是个女医生，五十岁上下，那天她正好值班。她把存档的病理切片调出来，重新拿到显微镜下看了看，还是不能确诊。她出了主意，说可以拿到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，找一位姓王的教授看一下。我交了押金，拿出

了那个切片。

医学院附属医院在城内，西五路。我们就住在城墙里面，所以，第二天早早就去了医院，排队挂上了号，又到科室分号的护士那里排队等候，这时候医生还没上班。排队的人真不少，莫非全省得皮肤病的人，老老少少都到这里来了？在出租车上，司机都很了解行情：皮肤科还是西医附院好么，肯定么，这儿看不好，其他地方也就没希望咧。

医生终于来了，七八个诊室一起开门，人群骚动着在各个诊室门前又形成小队伍，等着各诊室的护士或者实习医生叫号。主任医师、主治医师等被实习生围着，一边看病人一边讲解，有的医生，像那个王教授，被实习生和级别稍低的医生围着，蔚为壮观，一个一个地接见病人，无论病人再急——尤其是那些在外面等着的病人，他都不紧不慢，连怎样写病历都要指导。间或，还有本院的医生领着病人来插队，直接进去，他就放下手中的病人，为来人先看，诊断，然后开药，处理完熟人，又接着为病人看病。没有哪个病人有意见、提意见，说什么按顺序来的话。本地人多，是人情社会，谁没两个熟人？谁不想托人看病？大家都习惯了。

轮到小西了，王教授将他衣服揭起来一看，皱了半天眉也看不出所以然，问疼不疼痒不痒发不发烧吃饭如何睡觉如何等等，都正常，又将病理切片拿到显微镜下看了，没有结论。他想了想说，这样吧，你这个切片看不出什么东西，重新切一次吧，你明天早上来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陪他先去一楼抽血拿化验结果，证明没有炎症可以做病理取样，然后，到另一栋楼上等医生。来做活检的人并不多，但医生的一个学生来找，领了一个熟人来，学生还给了红包。小西当然就继续等，等到十二点钟，医生说明天来吧，下午不做。第二天，又陪他去，将近十二点钟，他进去了，不到十分钟，他就出来了，麻醉、切皮、上药，都是一个女医生来做。她叫我们进去，开了些消炎药。我打量四周，里面简陋至极，她将做完的标本直接伸手放在外面的窗台上，窗户外面就是车水马龙的大马路。

吃着消炎药，又等了三天，星期五，拿着病理报告和切片去找王教授。虽然没有再挂号，但还是需要排队。排到跟前，王教授看了报告